



上图：舞台剧《繁花》第二季。

城市也是孕育文学的极佳温床。城市早已成为很多人的故乡，人生之源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到目前为止，上海在文学上似乎远未建构完成……

金宇澄：上海是中国城市发展最完备的地方，都市的样板。上海的生活方式、市民状态，是很具有代表性的。写城市，你要深入到城市生活中，（要熟悉）这里的人是怎么生活的，知道他们的喜怒哀乐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你说茅盾的《子夜》对你写《繁花》有影响，为什么？

金宇澄：《子夜》好在什么地方？当然现在看，它里面好像阶级太分明了，写资本家、工人等等，但是它会让你感觉有整体的东西。茅盾这个点是非常好的，分成几个点写

出整体的东西，是和集中在一个点上写是不一样的。这是我的想法。

## 书写沉默的大多数

《新民周刊》：《繁花》用文字还原了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，只往人生琐碎里去，你为什么这样写？

金宇澄：我觉得，小说应该有一个生活主张，把这些人的生活写出来，不强调什么。人生就像是一棵树，或者像一片树叶、一朵花，没有更重要的任务。我们总觉得我们的时代特别重要，但是实际上非常脆弱。树叶一旦被风吹走，根本找不到它在哪里。要趁它还在的时候描写就可以了。

小说实际状态和人生状态是一样的，它有一个规律，像一朵花一样，花开必定凋零，最后枯萎死掉。肯定是这样的。所以我很多年没写小说，是有好处的，如果《繁花》在20年以前就写掉的话，我还没把人生看这么清楚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《繁花》里写的这些人物，有什么分别？

金宇澄：沪生是土生土长，实际上的干部子弟，和北京一样，上海也有王朔小说里写的大院子弟，主管城市阶层的后代都是讲普通话的干部子弟，不过这个普通话带有上海某地域口音，就是所谓的“塑料普通话”，类似的包括“复旦普通话”“同济普通话”等什么四大普通话，等于是一种社会阶层特征。我父亲是苏州人，他讲上海话带有